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四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竟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茲為易於識別我產與外產（蔣美貨物），便利各地民商往來運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運銷證」（其他解放區之土產品經我區者，其運銷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運往本邊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商人均須向鄰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運銷證」，否則繼以特別，即以外貨論處。此證規定於十二月一日一律啟用，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濫發、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為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啟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查究緝私案，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新惡霸宋滿孩惡貫滿盈 北黃叢群衆伸冤雪恨

靜樂縣區幹部段晉炤王斌等包庇惡霸，壓制群衆，應交群衆審查處理。

（本報訊）靜樂三區北黃叢村新惡霸宋滿孩，在縣級幹部段晉炤、王斌等庇護之下，殘害人民達六七年之久。據靜樂工作團書面材料，光他較大的罪狀就寫了七十多件，但是直到九月二十一日羣眾處決此一新惡霸後，前靜樂縣長段晉炤仍堅持反動立場，主張再一次壓制羣眾，反對處決宋滿孩。茲就現有材料，摘要報導如下：

竊據幹部職位 橫行六七年

宋滿孩今年四十二歲，四一年由岢山（現任牲家村村長）介紹混入黨內，後在段晉炤、王斌等卵翼下，先後擔任本自然村農會幹事（四一年）、煤窯經理（四二年）、本行政村——岔子水農會秘書（四三年起）、村長（四五年六、七兩月）、三區及靜寧七區農民部長（四五年八月以後）等職。他家十口人，本來只有沙地二十三垧半，但當幹部後依仗權勢，霸佔霸產，訛詐掠奪，公私土地他共霸佔過七宗，另外還霸佔過一座煤窯。很快變為一個新富農，今年有地八十三垧半，光莜麥就種了三十多垧，是全村種莜麥最多的。宋某自當「幹部」後，再未參加勞動，每年徵用無償勞役合計頂一個長工（用僱短工、零工名義，但不給工錢）給他耕種，前幾年還放過一部份斗債。

四一年一月，宋滿孩與宋富元、趙安孩等八個貧農合夥開煤窯，到十一月三十日，煤窯被水沖壞了，當時另有趙秉孩等七家貧農和二家富農夥開的一座煤窯，正在大量出炭。宋滿孩竟於十二月三日晚阻止這八戶下窯，起初訛賴說：「你們偷扭了我們的炭」，繼逼秉孩等交涉了半天之後，宋某又說：「這兩個窯非合併不成，你們要不統一在我『領導』之下就不能挖。」趙秉孩等被迫合併之後，原先和宋滿孩夥開窯的八個貧農說：「咱們開不成也不做沒良心事，咱們良心上下不去」，隨即相繼退股。但在退股時，宋滿孩馬上追要開窯時政府的貸糧貸款，而且非要白洋不行，收到五石貸糧之後，他只交了五斗，其餘都私吞了。村公所與農會，在他手上都成了敲詐勒索農民的工具。貧農王攏民賣布，每疋七元，宋滿孩要了一疋半，只給五元，王要錢時，宋某說：「你沒有開路條嗎？我買布如果和外人一樣，你日後再不要來開路條！」四四年楊希仁與趙亮亮因取山藥發生糾紛，宋滿孩叫楊希仁賠給趙亮亮五斗糧、兩口袋山藥，由農會罰楊希仁油三斤、糧六斗，說是「我們農會不能白辦」，罰下的油糧也都由他私吞了。寡女人改嫁，男人娶妻，都要給他上稅（都以農會名義），段金金的兒子死了，兒媳改嫁時，他硬要了十一元白洋（光借騾事情，材料中就寫了八件）。他家人畜騾牲逃避了六七年的抗勤，去年以前每年公負也只負擔一分，去年因為羣眾控告，區上派趙成同志去，才給他算成三十九分多。可是趙成走後，他又與舅樊五仁（地主）、中隊長樊海生，私自改了公糧賬，減下自己的來加到別人身上，給中農段金金一人就加了十一分。但是貧苦農民的公糧不但不能少交，發交幾天都得受他的敲詐。四五年貧農楊希仁欠公糧四十斤，央求秋後交，即被宋某捆到村公所關了一夜，硬逼着把三隻羊和一條口袋折成四十斤米賣給他，而他卻在秋後才付出這一份公糧。貧農辛金換，因出不起公糧，宋滿孩非要不行，給私吃三元白洋，才答允延到秋後交。鬥爭大會上，十里外周家溝底六十多歲的老太太——程二序的母親哭訴宋滿孩因催逼公糧，弄得她傾家蕩產，並且把她在病中的兒子活活氣死了。王來的兒子參戰後，因為有病回來，宋滿孩硬說是逃跑回來的，勒索了一百斤莜麵。王喜成也以同樣藉口被捆過，出了鏈子兩雙、褲子一件，還有莜麵五十斤。可是本應參戰的王明寬，因為是他兄弟的小舅子，就被包庇下來，並在路上抓了貧農王巨昌去頂數。宋滿孩經常向縣幹部段晉炤、王斌等密報村中某某人是特務，那個是漢奸，而村中沒有好人，宋滿孩「門面最大」（縣上聽他一面之詞，但無具體材料），宋某自己，曾經決定槍斃趙秉孩，也受賄放走過地主，也受賄放走過漢奸。雙路村漢奸王登雲搶過黃叢村羣眾的東西，去年九月羣眾把他抓來，宋滿孩受賄白洋十五元、小米六斗，就把他放了。宋滿孩光在本自然村就綑打過二十餘人，被在茅坑內綑過的羣眾，有一百多。貧農寥丁喜二成、趙三儀和一羣老漢都說：「宋滿孩一過村，我們逆街還得繞了哩！」（不敢在街上走路和閒坐）

群衆曾四次起來反抗 都被段晉炤王斌等壓下去

北黃叢羣眾曾幾次起來反抗宋滿孩，但因段晉炤、王斌等縣區幹部包庇，每次都被壓制下去。宋滿孩吞耕煤窯之後，有廿八個窯工於四三年臘月，派造代表安緒立、宋志江等六人（都是貧苦農民），去靜寧縣府伸冤，當時縣長劉雲雖然大罵了一頓宋滿孩剝削工人，表明政府那五大石貸糧和卅元白洋的貸糧貸款是無代價送給工人的，但對問題如何處理，卻說：「縣政府顧不來，你們回去算去吧。」因為沒給民館幫助，窯工們回村之後，算賬算到年底，也沒算出個結果，宋滿孩因此更加橫行起來。四四年九月，黃叢上全村六十九戶人家，即有七十二人參加要求清算宋滿孩，派代表三十二人往縣府請願。縣府正開羣英會，宋滿孩也是勞英之一，正在宴會間，看見了這麼多人，縣級負責幹部不為羣眾着想，反說「為何這時來請願了，難道是要領導上當眾出醜了」「一定是有特務故意搗亂」。縣書湖凱讓段晉炤（當時抗聯主任）一一登記查問，把羣眾安慰回去，又派宋滿孩和三個村農會秘書去「解決」，賬沒算清，打了一架，又把算賬的羣眾趙秉富、趙秉孩、趙牛換三人捆上，把安四四帶上，送到史家溝縣委王斌處。王一見面就問誰是領導人，趙秉富說：「這一堆人」，王嫌說的「不好聽」，又打了趙秉富幾個耳光，把四個人送交縣府，押了兩個半月，並罰做苦工。這時，村中羣眾急的很，又派段成寬、宋有田等四人前往政府打聽，也讓押了三天，段四四人還被王斌說過：「這四個人都有漢奸嫌疑，不然為甚麼這樣齊心？」七十多人反對農會，如果把農會反倒，政府也放不住，這還了得！」羣眾自發的鬥爭，受到縣區的打擊，隨後又是宋滿孩的報復。今年正月，縣區幹部組織的土改工作團，到岔子水行政村工作，羣眾又一次反映宋滿孩的問題，工作組長郭懸（二區區書）對此未重視，派了縣府科員陪宋滿孩去解決，只讓宋滿孩拿出八斗莜麥，和窯上的七件工具，賠償一條牛，羣眾見工作團能解決問題，對前途有信心，正要徹底清算時，宋滿孩也調往實驗學校，就算破壞了羣眾的清算鬥爭。八月二十五日，羣眾又一次起來鬥爭宋滿孩。因他頑抗，羣眾拉了他的牲口。區上派大隊長陳斌全前往「處理」，但他未聽羣眾一點意見，只聽宋滿孩的話，他捆了一個羣眾，還要羣眾給宋滿孩把牛學退了回去。縣區幹部這些助封建的行為，更加助長了宋滿孩的氣燄，以致九月一日再次鬥爭時，宋滿孩竟敢武力對抗，演成流血事件。

宋滿孩武力抗拒清算 百餘群衆包圍擒獲

羣眾對陳斌全錯誤「處理」不滿意，又於九月一日告到邊區工作團，工作團派人去後，當晚百餘羣眾集會要鬥爭宋滿孩。連叫三次宋某竟抗不到會，羣眾段玉寬、段拴厚、趙二永、段志寬等幾人再一次去找他，剛一推門，段拴厚就被宋滿孩擲出岔子，打傷頭部跌倒地上，他爬起來再往裏闖，又被宋某用鐮刀刺傷胸部。後來百餘羣眾包圍了宋滿孩的房子，他又用石頭及傢具等，和羣眾對打了半個晚上。後半夜羣眾到房頂上挖了窟窿，並毀了窗櫺一部，用木條從各處插他，他才從窯裏跳出來，手裏還拿着切菜刀。羣眾圍住他奪下菜刀，把他捆

[illegible]

起來，他還大罵：「狗日的們說不要臉我好了，我在一天，你們都是我刀下之鬼」。（在羣眾從他家裏搜出兩手榴彈來）但此事經縣武委會主任李林與三區區委陳山，還當信去叫攔羣眾。

段晉炤的真面目 繼續仇視貧苦農民

段晉炤、王斌等縣區幹部，對[illegible]

熱烈擁護羣眾對新惡霸堅決的鎮壓 工作團趙仲池同志等的立場值得嚴格檢討

[illegible]

興六區農會臨委會領導下 各村審查幹部和黨員

代表呂德揚包庇富農被谷渠群衆扣起

（興縣訊）自蔡家會羣衆撤消六區區公所，由區農會臨委會代替後，工作大有進展，現各村正自動進行審查幹部和黨員。蔡家會農會臨時委員會選出五個常駐委員，決定把蔡家會村公所也取消，原村公所留下一套記及通訊員外，齊搬到農會臨委會所在地，合署辦公。谷渠村羣衆發現農會代表呂德揚包庇富農劉鴻金（特務劉某窩藏東西，搗走白洋一百四十元），當即將呂扣起，追出窩藏的白洋，並撤消他的代表資格。本月十日，羣衆更自動開會審查黨員、幹部。先由各黨員報告自己的出身、歷史，然後由羣衆詢問審查，審查常委幹部馬洪元時羣衆說：「工作團來到後，屢次開會都不來，叫人叫你，還對叫你的人發脾氣。」他自己反省說：「咪家當了幹部，不曾爲老百姓辦一件事，前年富農李才千出賣三畝上好園地，先由黨員李占泉（前蔡家會行政村長）、李占人、李才茂、郭學山、高清德五人買去，李泉、李占人、李才茂不在家，咪家幹部官官相爲，也給他買下，不管羣衆同意不同意。李才賓賣二十多垧地給我，我將六垧上地賣給貧農李才發，在契約上卻寫上李才賓的名字。蔡鴻治賣地指定黨員馬生貴、李才茂買了，咪家有一架快犢，不願借給窮苦人，羣衆生怕了他的賠不上，寧願放着。」一個共產黨員，主席大聲問：「他是個共產黨員，大家看站得住站不住？」羣衆說：「站不住！」叫他拋蛋（開除黨籍的意思）。當審查到李旺治時，大家很注意，李是個青年民兵，入黨後不會做過一件好事，也未會做過一件壞事，有人提出：「不做好事也不做壞事，是否可以算是個共產黨員？」經羣衆反覆考慮，覺得他只夠一個老百姓的條件，叫他拋蛋不夠。當場將馬洪元、李才茂、李旺治、高清德、李占林、李占金開除黨籍；李占人、李占泉因公外出，留待日後審查。郭學南因事情未弄清楚，暫留黨內審查。官溝村羣衆，揭發壞人王玉光、呂光亮、呂先等破壞土改，王玉光等在工作團未去前，呂先拿出一石穀米，收羅羣衆，四家並私自開會，且派人站崗，防備貧苦農民聽牆。工作團去了以後，假意自動調劑口糧，包庇富農。現該村羣衆自動將呂光亮扣起。佛堂行政村農會召開貧僱農大會，羣衆要求縣農會，將現任市政府助理員蔡廷法，交回該村處理。因他在該村當村長時，會用大秤收小秤發，剝削過羣衆。蔡裕口、圍廠行政村將渠行全行政村農代大會，碾坪會村長衆書記王玉香、支書郭鳳朋（富農）、通訊員（富農）、合作社經理（地主）、會計（富農）、自解散區公所後，即留下不動，等工作團來審查，該村羣衆已將村公所解散。前被撤職的田忠元、呂長發、呂懷瑞、王玉光、蔡雙廷等人，農會指定他們給貧苦羣衆秋收，他們的罪惡，各村羣衆在繼續揭發中。（王欽任）

五寨城關新農會成立

原有幹部一律停職 聽候群衆審查處理

（五寨訊）城關羣衆自發運動正在開展。從十月二十九日起，連續開了三天貧僱農、工人、小攤販大會，會場提出入會的地主、敵僞爪牙、狗腿二十來人，趕出會場。大家討論「告農民書」後，宣佈市公所、農會等凡是地主、富農成份的幹部，一律撤職交羣衆審查，貧僱農成份的幹部也停職，待審查後分別處理。大會開完後，各團體繼續討論「告農民書」，南關羣衆提出扣押敵僞爪牙劉二、郭丕等人。經過貧僱農、工人、小攤販三天醞釀，全市選出七十六個代表（內女十八人），十一月三日起又召開了三天代表會，爲保證代表的成份純潔，當即進行了審查，代表楊二（貧農）提出：買換小在牛在門外，地主張世奎時準備在夜裏一部份……了二定布；王鳳山的日本時代，無故打死他的「三飄」，都不能參加女人給日本人負責訓練過「青年隊」，應從代表會，一致通過撤消代表資格。一當提出郭換人代表的批評，大家認爲：「咱們都是老實人，會能當代表的，不太說話，受到別的郭的，咱們的代表是給大家辦事，就不要能說會道的。」會十三位委員。五日，用無記名投票選出市農會委員二小爲區主席，公推劉鳳林爲農會主席，付科、李依取消舊農會，並接替市政府職權。新農會建立後，宣佈現在工作正在開展中。（通訊小組）

興縣桑灣行政村

翻秋地八百垧

（興縣訊）本月一日，二區桑灣行政村農民代表會上討論翻秋地問題，決定凡貧僱農沒好地的，可耕地主的好地，被扣押的地主富農，指定他耕一定的好地；貧僱農翻地若沒人打土坷墊，可派地主富農去打。全行政村有耕牛一百四十條，不缺耕牛，各自然村可以互相調劑，計劃全行政村七天內翻五百五十垧地。會後各代表星夜回村開會，康家塔代表馬連小十一說：「今年跌下年饉，多翻一垧秋地，明年就能早種早吃，這是救荒救死的好辦法！」這村牛力不夠，即派代表到沙元節和僱貧農商量借牛問題（沙元節和地主富農鬥爭出大批耕牛），該村貧農白向謙、白有貴等都很同意，就借給兩條牛。到六日那天，黑峪口行政村王家塔自然村，也派兩個代表到沙元節借牛，又借出兩條。各村正進行翻地，據九日檢查結果，桑灣行政村共耕過秋地八百餘垧。（內有一百垧是未動前耕過的。）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向陽堡、高志立）經過土地改革後，羣衆將分到的牛犋及川縣實實下的耕牛，全村積極翻地，已耕過及荒一千五百餘畝，翻青四百八十五畝，開荒平渠五千餘畝，翻秋地一千九百五十七畝。貧僱農耕地垧數普遍擴大，往年耕一、二垧的，今年翻地八、九垧。（藍捷）

保德西曼里農民

撤換自私的農會委員

（保德訊）四區鸞村行政村所屬西曼里自然村農民，在鬧合門爭中，提高了覺悟。該村共十三戶，計地主兩戶、富農五戶、中農兩戶、貧農四戶，夏季五借，地主拿出二十八隻羊、幾石糧，中貧農分川了，心中就感到滿足了，並以爲地主封建很「開明」。土地改革開始，本村選出貧農劉大環參加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他總是說：「咱們村地主好說話，我們要跟人家拾掇，用不着門爭。」企圖對地主用私下和解的方法，代替清算鬥爭。後來農會臨時委員會派鸞村沙塔羣衆去幫助，劉大環很不滿的說：「我們的力量管夠，沒你們也行。」未進行聯合時，地主曾起用只拿出五石糧，聯合門爭下，農民清查出他一個窖中就有廿石糧，最後西曼里羣衆漸漸覺悟，開始注意到劉大環私自把地主東西拿回自己家裏的自私行爲，並向工作同志反映，接着就召開西曼里沙塔（兩村是一個主任代表管）貧僱農大會，對劉大環進行批評，羣衆批評他說：「你看到地主曾起用家中有女人鞋，就給你老婆拿回去穿，三個大糕你派貧農劉馬孔買給你扣回，又通過幹部劉照瑞拿了地主家二斗米，搬了地主家的炭，私自派地主給你默炭兩次，派貧農劉起來默炭一次，你家三口人就向保管委員借了三塊紙卷、三床被子。」羣衆一齊質問他說：「你和地主是什麼關係，你當的農會委員，我們定下紀律，誰私自拿了地主東西，由大家懲辦，今天你犯了什麼紀律？」他半响不說話了。羣衆又批評他立木家塌，不跟地主，包庇地主，如清查地主曾起用的財產時，他隱瞞羣衆說：「你們可把人家拾翻成個灰了，」大家問他吃泡了，「你羞呀不羞」，決定將私拿的東西全部收回，農會委員撤職，降爲候補會員，帶的紅條子收回，候補期兩月。他同意羣衆的處理說：「大家對我的處罰，我完全同意，今後要跟大家一起門爭地主。」羣衆問他今後地主問起罪來怎麼回答呀？他說：「我要給地主碰釘子，我們農會的事與他無干，我們提拔我怎樣門爭地主，今後還是要怎樣門爭地主。」大家因他是窮苦貧農，三口人都冷的兩手抱肩，十分恓惶，仍然顧全把果實中的一件大皮衣、一個棉褲子、一個棉襖借給他家三口人穿。至此又新選出貧農劉馬孔曾的兒子十六歲的青年劉丑賴任農會委員，他父親對羣衆說他兒子年紀小不會說，羣衆說：「我們選他是看見他門爭地主堅決，又不是要他會說。」隨後羣衆在新農會委員領導下繼續清查地主財物。（康禪泉）

簡訊

交城縣家灣榮縣軍人程瑞亭，每年都領四百斤小米，都交給地主牛國寧，替地主牛家支差，羣衆門爭牛家時，他要求牛家放回，指使牛的老婆孩子逃跑，羣衆給他的榮譽證撤消，送政府處理。（王郎斯）

平魯小莊窩村

再次門爭地主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平魯二區小莊窩村羣衆，讀了「告農民書」後，檢討自己村裏門爭地主不徹底，全村九家地主上次門出十多石糧食、一條牛，但地主的舊根根本沒有拿出，政治上還沒有低頭，羣衆還怕他們。敵僞爪牙——當過僞青年隊長的劉來生，簽上毛驢不支差，當村主任支付公糧時，大稱搗小秤出。羣衆醞釀再次門爭，把劉來生和唐德扣起來，又清算出糧食五十石，莜麥、細米、胡油三百一十餘斤，衣服一百六十餘件。羣衆民主討論，將衣服、胡油等分配給貧苦農民，糧食全部保存，以解決明春口糧困難。（王敏）

「告農民書」到了寧縣西岔

羣衆起來扣押惡霸 貧僱農查幹部成份

（寧縣訊）「告農民書」到了西岔村後，人人都說：「共產黨毛主席批准了咱們自己起來門爭，咱們受壓迫的日子實在受夠了！」大家醞釀要先門惡霸裴三元弟兄，貧農任天才說：「狗日的裴三元弟兄們，在咱村裏橫行霸道把人欺侮苦啦，咱們要團結起來把他們打倒啊！」全體貧僱農都一致擁護，經醞釀後，召開羣衆大會向裴家惡霸進行訴苦，並當場將其扣押。

先扣惡霸裴三元

裴三元自新政權建立後，便勾結民兵中隊長郭聯，藉「幹部」名義爲非作歹，強姦婦女。四二年，中山村郭聯印的老婆，在西岔住娘家，他便趁家中沒人時去強姦了她。前後被他強姦過的婦女就有四個。四四年七月，他叫本村放羊的郭二糖給他買羊，一次買回二十二隻，他看到有利，便把郭二回說買回二十三隻，竟把二隻打的賺了四個半月。裴某勾通破產地主任瑞良把持市杯，貪污偶錢，私把稅款（一百三、四十萬）三分偶錢給每百斤五分，僞四四年中他二人便貪污二百二十五元白洋。又包庇他哥哥勝元，公開販賣違禁品，勾引嗎啡毒年抽大煙，爲過要大煙錢，寄得任九民把二十餘畝土地、房屋和老婆都賣了。他們家裏喂的牲口不拴不管，故意叫羣衆地裏吃莊稼，貧苦寡婦任官在家種的二畝玉茭子，剛出苗就被裴家的豬都糟蹋光。四五年參軍時，他又假裝「進步」，參加晉綏實驗教導師，去後不滿半年便逃跑回來，並假充在寫晉二分區工作的名義，強迫羣衆給他代耕。後又由農會主任任起門提拔爲「治安員」及中隊長，以後他對羣衆的欺壓更爲兇惡，向區上報告村

趕掉把持村政的地主壞蛋

選出自己擁護的人來辦事

接着羣衆又醞釀清洗混入我新政權中的地主富農，貧農任常在說：「爲啥咱村的幹部都是站在咱們頭上的呀？了農會主任任起門、農會秘書任瑞良都和地主勾結，抽大煙做壞事，要的他們幹啥？」僱農裴萬良說：「他們都是些地主富農，怎能給咱們辦事。」經過醞釀後，召開貧僱農會議，進行審查，清查出把持村政的農會秘書任瑞良等一窩子地主惡霸，農會主任任起門，是封建富農，今年五月向包庇地主，今年五月以來，羣衆向地主任忙虎清算鬥爭時，他包庇任地主至今未給羣衆退還。農會秘書任瑞良是破產地主，當前國匪軍時後，曾一度混入我軍，售，回家後即自稱「退伍軍人」，和因病退伍回家當了指導員的富農任全毛一起享受優待和代耕，勾結任起門、裴三元等欺壓羣衆，又竊取羣衆門爭果實好地五畝。貧農任記常指着任起門說：「你整天和地主有錢的人在一起抽大煙，誰有錢溜誰的勾子，欺壓咱貧苦羣衆。」任五太老漢說：「你們一夥子把門爭果實好地好東西私吞了，你們還啥分東西了。」僱農任善良說：「以前刀把子由你掌握的，想怎就怎，現在可要和你們打一下。」遂決定把他們撤職，取消任瑞良的幾份優待證和任全毛的退伍證。接着又民主選舉用老僱農任補在爲農會主任，任亘明爲秘書，任三宏爲指導員（一等殘廢軍人）。他們都向羣衆宣誓：「決心爲窮苦農民服務到底。」村主任郭大虎，羣衆認爲他雖有點毛病，但教育後還可以繼續工作，遂批准他繼任原職，他在宣誓中檢討說：「我以前是跟上人家跑，啥也不懂，今後定要和咱貧苦羣衆站到一起，堅決和地主階級門爭到底！」現該村羣衆已將成份審查完畢，積極醞釀向地主任官池等進行清算門爭。（楊萬明、王錦）

中共中央西北局 電祝石家莊大捷

（新華社西北十五日電）此間中共中央西北局頃曾電祝賀晉察冀石莊大捷稱：晉察冀軍區聶司令員轉全體指戰員：石莊解放，殲敵兩萬餘，再創我晉察冀解放軍殲滅戰的範例，捷報傳來，萬衆歡騰。我西北戰場全體軍民，正以一致努力，徹底完成土地改革，堅決消滅胡宗南，解放大西北，爭取全國革命戰爭的勝利。特此電賀，並致慰問。

我軍解放石家莊後 保定蔣匪忙逃北平

我大軍逼近徐州敵再次戒嚴

（新華社陝北十五日電）晉察冀和蘇魯豫皖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攻勢，已引起蔣匪當局新的驚恐。石家莊爲人民解放軍解放後，據合衆社北平消息：「保定（蔣）省政府官員立刻乘汽車逃向北平」。路透社將石家莊戰役形容爲蔣匪「新挫敗」，合衆社說，這是人民解放軍「可觀的勝利」。在人民解放軍圍攻該地時，蔣介石曾親下令「以一切代價」「守住該一重要鐵路會合點」，並令蔣匪將軍「竭盡全力配合」。徐州因「力量強大」之人民解放軍的逼近，已再次宣佈戒嚴，蔣匪徐州警備司令部「下令嚴厲管制夜間一切交通來往，指令居民夜間不得外出」（美聯社）。蔣匪當局爲掩飾其各該慘敗，經常捏造人民解放軍的損失，但據美聯社稱，大多數人士對國民黨軍所作共軍傷亡估計，持「極冷淡懷疑態度」，認爲蔣匪當局所發表此方面的許多數字，「是可笑的」。

晉中太谷解放區軍民 擊退四千餘搶糧閻匪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四日電）晉中地區反搶糧鬥爭緊張，北起壽陽、榆次，南迄靈石，沿鐵路各縣，各駐有一個師，督率當地「保警隊」「奮鬥團」等，迭向解放區邊地實行搶糧。趙匪承綬率七一師與四六師作機動部隊，上月二十日，趙匪約三個團四千餘，大舉犯我太谷解放區，以主力控制該縣重要村鎮，構築據點，以其地方團隊作「水漫」式的搶糧掃蕩，並結合政治特務，妄圖破壞我縣邊區與地方部隊。我該縣地方武裝與民兵則展開游擊戰與地雷爆炸運動，予以痛擊，至二十三日，即將該敵完全擊退，並殲其百餘。平遙我獨立團自上月二十五日至月底，五戰五捷，共斃傷俘敵四十餘人。介休則於上月下旬八天中，作戰六次，斃傷俘敵三十四人，奪回糧食、牲口、棉花甚多，本月七日，我地方武裝某部又在該縣縣城東南之張蘭設伏，將外出搶糧之敵七十三師二一九團擊潰，殲其一部，並擊退由縣城出援之敵，斃其副營長王海生以下五十二人，俘副團長王繼照以下百餘，繳獲輕機槍八挺、小砲兩門。

晉冀魯豫周圍殘敵 瘋狂搶糧作垂死掙扎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四日電）本區周圍駐守各孤島之殘餘蔣匪，僞作垂死掙扎，月來搶糧頻形猖獗。豫北地區獲嘉、修武、武陟等地蔣匪四十一師一二二旅之三六六團，於本月一日起，督率各地之土著蔣匪保安團、偽鄉公所等，向該周地區大肆搶掠。新鄉以東偽河南人民自衛第四總隊王三祝匪部，與逃集新鄉附近之封邱、延津、汲縣等地之土頑，不時作長途奔襲搶掠，王匪竟奔襲至封邱以北之黃德集與滑縣屬之上官村。安陽城敵四十師殘部，則召集湯陰、內黃等縣之流亡僞縣府開會，組織所謂「靖民」，進鄉搶糧。本月六日，四十師之一一七團已嘯聚偽人員、自衛總隊匪部與安陽、磁縣保安團等，向安陽西北之上下柏樹、郭胡頭一帶出犯。豫北蔣匪搶糧之重點爲新鄉，該縣集結匪四十一師之三六六團全部，三六五團一部，與保安團等，不時出犯，至白集、劉莊一帶搶掠。晉中閻匪不僅大舉向我太谷、祁縣、平遙等地搶糧，並圖對解放區進行竊食。同蒲線上之臨汾蔣匪，則計劃於最近在城周搶糧七千石。匪之行動特點，爲結合當地特務土劣逃亡地主等，大膽作孤軍深入的突然奔襲，我部份地區由於大反攻以來對本區殘餘蔣匪的輕敵麻痺思想，致在前此蔣匪搶糧中，遭受若干不應有之損失，如修武山底、廟前兩村，即於上月二十日午夜，偽自衛團突然包圍，僅山底一村，被搶去糧食四十餘石、棉花八百餘斤與土布百餘疋。上月六日，鄉匪與千餘帶逃亡地主與大車百輛，突然包圍我阜水、朱橋，特車水村搶掠一空，損失糧食九百餘石及其他財物無算。上月十三日，武陟等地土頑竄入我區搶糧，亦因群衆麻痺與領導上的輕敵，損失甚大。爲此，此間「人民日報」特發表短論，號召提高警惕，徹底粉碎敵人的搶糧計劃，加緊圍剿殘敵，號召一切武裝部隊與民兵武工隊密切配合作戰，實行結合，深入敵後，打擊敵人搶糧兇焰，並展開群衆性的護秋運動，發動邊地人民嚴密備戰，健全情報網與聯防網。

太行萬五青壯年參軍 參加反攻軍活捉蔣閻賊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太行新老區翻身農民，月來又有一萬五千餘青壯年踴躍參加反攻軍。繼安陽、淇縣、湯陰、博愛、溫縣、邢台等縣八千餘人參軍後，平定、武鄉及邢台市又有七千餘人報名要求南征。平定在「參加反攻軍，活捉蔣介石」的口號下，僅區村幹部即有一百一十七名要求參軍，爲民立功。六區東溝村一天內成立了反攻連，二百零四個青壯年報名參加。三區各地參軍中，充分表現了貧僱農翻身後階級的覺悟提高，農民強調以「三要三不要」的標準來審查自己的武裝，即一要十八至卅五歲的青壯年，二要貧僱中農的翻身子弟，三要體格強壯者，一不要鬥爭對象，二不要政治面貌不清者，三不要老弱有病者，並要做到家庭、個人、群衆三同意。武鄉各村在「徹底翻身保老根」中，幹部黨員及翻身農民紛紛響應黨的號召，帶頭參軍。擴開了民兵武裝後，貧僱農民一致感到：「咱們掌了權，自坐江山，必須自己保衛。」支部書記高首益同志首先送弟高文明參軍，接着從小放羊的王可貴，十二歲就給地主當長工的段二牛等十三個貧僱農民，都一齊報了名。邢台縣委[illegible]根同志帶頭下，幹部群衆四千餘人發排整班報名參軍。沙河縣區擴大幹部會上，貧僱農出身的區幹部范雪金、石耗鑾等，要求批准南下。其他如壽陽、鄴縣、修武等縣成千成百的青壯年參軍，修武三百一十九名新戰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翻身農民。現老區各縣參軍運動正熱烈展開，黎城、石積等縣中共縣委會均在號召全縣黨員、幹部、英雄、翻身農民英勇的參加反攻軍、「去冬領導翻身，今天領導參軍」，「衣鋼要使到刀刃上，英雄要走到前綫上」，「打到南京去，打到太原去，活捉蔣介石，活捉閻錫山！」這些響亮的口號已響遍廣大農村中，桐峪勞英貫富到帶領四十二名青壯年參軍。四五年反攻受降時曾湧出一個「反攻團」，在自衛戰爭中又湧出三批「衛國軍」的內邱縣，現在又喊出了「要建立一個以貧僱爲骨幹的人民討蔣反攻團」。

蘇中蔣後軍民全面出擊 十月份殲敵八千餘

與陳粟反攻大軍東西呼應

（新華社蘇東十五日電）蘇中蔣後軍民配合陳粟反攻大軍南下，十月份展開全面出擊。據初步統計，共殲蔣匪八千三百十五名，繳獲迫擊砲、六零砲等十三門，輕重機槍一百十七挺，步馬槍一千九百九十二支，子彈十一萬四千發，攻克及迫退據點四十四處。蘇北地武首於上旬六天內，粉碎蔣匪六個團兵力之掙扎性「掃蕩」，斃傷蔣匪八一師四十一旅一二一團團長劉偉以下六百餘名。[illegible]大軍解放淮北之鹽鐵、泗陽，蘇中解放軍乘機攻入僞據淮南側蔣佔區一帶，攻克通榆線（海安）南（通）段至賓新安鎮，殲敵第四十四師一個營及土著蔣軍千餘人。旋又攻克泗陽四鎮，斬克淮陰北之五里莊、丁集等據點，控制淮陰沭陽公路一百二十餘里，解放沿線近百村鎮。至此，蘇中解放軍與進軍淮北之陳粟大軍，隔運河相望，東北呼應。同時，蘇中地武在[illegible]鞏固新收復區，並[illegible]蔣匪交通點綫，擴大陣地。十四日，九分區攻克如（皋）東側鈕橋、石港公路，海（安）[illegible]四縣地武「掃蕩」[illegible]蔣匪，一天內拜克花市街等據點多數，使蘇中蔣匪指揮中樞南通城已直臨人民武裝的威脅。同時，海門我武[illegible]九天九夜之圍困戰，逼使最後一個據點[illegible]橋，於[illegible]二千餘平方里內，已無敵蹤。海（安）泰（州）之[illegible]，蔣匪驚惶異常。

我軍以迅雷之勢 一度攻入如皋

威海衛我軍痛擊搶糧敵

（新華社蘇東十五日電）遲到消息：蘇中一分區地武某部，迫襲蔣匪如皋、賀橋兩要地。上月二十八日深夜，某部突然奔襲如皋城郊，切斷如（皋）海（安）、如（皋）新（港）兩公路，旋以迅雷之勢，猛撲西門大街蔣匪據點，斃俘敵六名，繳八一迫擊砲一門。同時，另部以三面交叉火力，向市中心蔣匪縣府鐘樓及偽營猛烈射擊，達數十分鐘之久，始安然撤回。此役前三日，[illegible]東台海安段之據點與海安泰州鎮南側[illegible]據點。與此同時，另部人民武裝曾一度攻擊[illegible]軍鎮賀橋，共殲蔣匪一百二十餘人。

（新華社華東十五日電）被困於威海衛搶花山一帶之蔣匪，二日晚向威市東北之東碼頭倫一帶搶糧，被我守軍痛擊，狼狽竄回。六日上午，又有蔣匪百餘人向孫家疃、鄧子（威市北十餘里）等村搶掠，被我軍擊潰，斃敵指揮官以下七名。

蔣美違反國際公法 以民運機運送軍火

榆林就俘蔣駕駛員供認

（新華社西北十四日電）蔣美合辦之「中國航空公司」，藉發展「民間空運」的美名，違反國際公法，運送內戰軍火。十月二十七日，解放軍在榆林機場擊落之四七式八十九號中航運輸機，即其又一明證。據被俘之該機正駕駛[illegible]供稱：該機負責由西安運送六噸軍火至榆林，每次運一噸半，這是第三次，還有一噸半在西安未運，就被我軍將該機擊落。以民運機運輸軍火的無恥行動，僅就所知，且有多次由美人駕駛。例如早在今年一月間，蔣賊即利用中航機一架，由美人駕駛去群北，給被困蔣匪投擲麵粉。據悲憤的駕駛[illegible]蔣政府統治下之主要企業均操在美帝國主義者手中，中航公司亦不例外，該公司七十餘駕駛員中，只有九個是中國人，餘均爲美人。同樣的工作和技術，但待遇卻大不相同，美人駕駛員每月薪金較中國駕駛員多百分之四十。這係[illegible]人，現年二十八歲，二十三歲投考蔣賊所辦的航空學校第三期，曾任該校中隊長，抗戰勝利後，入中航公司，此次被俘放後，備受我軍優待。

敵軍事危機嚴重

清風店繳獲之文件暴露

（新華社晉察冀十三日電）解放軍於清風店殲滅戰中，繳獲蔣匪「第三五[illegible]八部隊」代電一份。該電係摘抄所謂「北平科學研究社研究員石子興博士」給蔣匪高級統帥部的一摺秘密奏本，題名「平保錢見聞記」。這個向蔣匪統帥部獻策的石子興「博士」，多少道出了蔣匪軍事危機的嚴重性，現摘抄數段如下：「現當前士兵：多相繼逃亡，不幸受俘者，同伍弟兄即將衣服剝去，遺棄不管，[illegible]受傷，僞傷得以運回者，醫治[illegible]，每不良藥，[illegible]每不成殘廢，一變爲乞丐一途。近來，只有流爲士兵亦變成殘廢，[illegible]打擊成戰號，僞管號兵吹鋒號，但誰顧實命了？若長官搶而從之，嚴『即集』」「[illegible]精銳匪軍作戰，變化莫測，以四方神出鬼沒，堅襲，與當地民衆打成一片。我軍（指蔣匪）每到一地，非再三偵察，不敢進入村內一步，以防不測。」「國軍（指蔣匪）被俘後，對於士兵與匪軍一樣看待，對於受傷者則爲治療，願去者發給回費，願留者，各盡其用，使[illegible]回者多一宣傳員，足以擾亂我（蔣匪）軍心。」「軍士（按指蔣匪官兵）待遇苦不堪言，除薪餉外，上有特別收入以外，其餘自連長以下，俱感生活困難，時發[illegible]又不能按時[illegible]，[illegible]扣發，數不足，亦不[illegible]特[illegible]，多不熟，每日三餐，[illegible]內砂粒，生不佐食，[illegible]極少，至於上級官長，飽餒，亦可想而知，官兵之間，別無感情可言。」

常州人民武裝 懲處地主惡僧

（新華社華東十五日電）據十一月二十七日蘇州大公報載：常州人民武裝十月二十日[illegible]天寧寺，下鄉收租人、惡僧鏡松等二人。[illegible]二十三日[illegible]天寧寺僧人下鄉收租，人民武裝分頭[illegible]收租僧人[illegible]，並[illegible]全部租穀，將永法二人又[illegible]船，[illegible]因[illegible]告罪，[illegible]常州七區被槍決，人民武裝乘機張貼反對地主[illegible]標語。

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節的演說（續）

雖然如此，在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蘇聯、英國和美國曾順利地合作，反對共同敵人——一切民主國家的共同敵人。

戰爭一結束，蘇聯就開始實行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同時現在我們也還需要起草未來幾個五年時期的計劃。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確定這些新的時期如下：「至於未來較長時期的計劃，黨的意見是組織國民經濟中新的強大的蓬勃高漲，使我們增加工業生產，比如說，三倍於戰前時期。我們必須達到這種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必須每年能出產鐵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五億噸，石油六千萬噸。」

這應該足以表示蘇聯是如何關心鞏固而持久的和平，一切和平的忠實友人——他們在任何國家中，都佔有壓倒的大多數，——可以放心蘇聯對於普遍和平底利益將堅持到底。依照這種和平政策，蘇聯堅守全面發展國際合作的立場。斯大林同志在他和美國名人史塔生的談話中，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曾作了透切的說明：「他們——蘇聯和美國——的確是能夠合作的，他們之間的差異，就合作來說，沒有多大重要性。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類似的，然而他們之間還是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不同，但他們並未互相作戰，而是在戰時進行了合作。假如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爲什麼他們在平時不能合作呢？完全可以理解，只要有了合作的願望，即使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之間，合作也是完全可能的。當缺乏合作的願望時，即使有相同的經濟制度國家民族之間，也會打起來。」蘇聯始終不渝地奉行和平與國際合作底政策，這就是蘇聯對一切表示願望和平的國家所採取的態度。

美英帝國主義反對和平合作，奉行侵略政策，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反對。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政策，現在正受到另一種政策——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則的政策——的反對。在這裏，人們首先應該提到美國和英國的政策。在美國，也有可能的確存在着關於未來若干時期國家經濟發展底計劃，然而，雖然在美國記者招待會很不少，但報界對此從來沒有談到過。在另一方面，美國時而「杜魯門主義」啦，時而馬歇爾計劃啦，各種各樣的計劃，卻引起了很多紛亂。談到所有這些美國「援歐」「援華」等等計劃時，人們就會想到美國國內問題早已解決了吧，只剩下安排別國的事情，要它們採用它的政策，組成合它心意的政府了吧，實際上卻並不如此，假如美國國內問題，特別是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沒有引起美國統治階層極大的不安，那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量美國擴張的經濟計劃了。這些計劃本身，都是以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性的軍事與政治計劃爲基礎的。

現在對於這種事實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即美國——有時也同英國合夥——不停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甚至北有些國家全國都適用於這種目的，特別是靠近蘇聯領土的國家。現在誰不視爲美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壓力呢？如果說歐洲、亞洲和美洲某些大國的政府對這種情況保持還可以容忍的緘默的話，那末，某些小國卻顯然已開始覺得絕對不可忍耐了。

例如丹麥想辦法也不能保證恢復她對格陵蘭的主權，因爲美國在戰爭結束以後，還不願離開那裏。埃及正合理地要求英軍從該國領土撤退，但英國卻拒絕這樣做，而美國在這種問題上，支持了英帝國主義者。

可是很明顯的，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並不是以防禦爲目的，而是準備侵略的。另一件事也很明顯，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建立的英美聯合軍事參謀部，如果仍然保存着，那它就不是從和平動機出發，而是抱着這樣的目的，即以新侵略底遠景恐嚇別的國家。

要是美國人民能知道這一切就好了，因爲在所謂「西方」新聞自由之下，當實際上每一個報紙和廣播電台都握在屈指可數的幾個侵略性資本家以及受他們僱用的傲僕手中的時候，人民是很難知道事實底眞相的。

美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 實例之一：原子彈問題

如所週知，在美國擴張主義份子中間，正廣泛流行着一種新的宗教，既然對他們自己內部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他們就把他們的信仰寄託於原子彈的秘密上，雖然這種秘密早已不成其爲秘密了。帝國主義者似乎需要這種原子彈宗教，而原子彈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並不是防禦的工具，而是進攻的武器。

美國和英國斷然阻止聯合國通過禁用原子武器的最後決定。這一事實激怒了許多人，英國科學家今年曾兩度抗議此事，他們曾兩次發表對此的聲明，在聲明中，他們對於英國在這方面純粹附和美國一點，表示不滿，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爲美英兩國人民之關心禁用原子武器以及普遍裁減龐大的軍備，並不亞於他人。聰明認清，拒絕禁用原子武器，已使帝國主義者大失體面，並使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忠實的人民，起來反對他們。

美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 實例之二：戰爭販子問題

就拿戰爭販子問題來說吧。

不管美國和其他國家擴張主義者一切抗議，聯合國大會雖然勉強地仍然通過了譴責新戰爭宣傳的決定，可是在辯論中，顯示了必須加緊對戰爭販子及其庇護者的鬥爭，他們是在奉行着侵略的、唯利是圖的、最上層資本家百萬富翁的意旨，漠視他們人民的利益。

我們知道，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工業是有擴展的，雖然他的發展極不平衡，生產量一方度相當大的降至一九一五年水平之下，而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工業迅速膨脹了，開始給資本家與國家收入以極巨的利潤。美國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現在正用之爲到處行使壓力的工具，在歐洲和中國，在希臘和土耳其，在南美和中東。

當然也有許多人要新戰時景氣，但是這對人民有什麼利益呢？不消說，人民底利益與新的世界戰爭挑撥者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

所有這一切事實，都表明美國帝國主義意圖利用某些國家的戰後困難，以便在自命自封的美國領導權的掩蓋下，強使他人接受其意志，並[illegible]美國的世界霸權擴張。這樣做，決不能作爲一種藉口來替下面的期望辯解，以爲也許可能透脫與日俱增的國內困難，也許可能限止深重的經濟危機之襲來和美國日益分裂成爲兩大集團吧。那兩大集團，就是一方面是現在喧嚷的那麼兇的帝國主義者集團，另一方面是民主集團與將來屬於民主集團的人們。

帝國主義者的貪慾是永無止境的，他們爲達到自私的目的，已準備不僅把其他國家的權利和主權，而且也把自己國內的民主權利，拋棄於他們腳跟之下。

顯然，法西斯德國——它摧毀民主力量，而又不自量力地力圖爭奪世界霸權——的崩潰的教訓，並沒有被那些正盲目地爲追求世界霸權的野心所驅使的人記在心裏。今天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集團正爲首準備着一個國際集團，目的就在於加強資本主義，並建立他們對其他國家底霸權。這兩國家，在國際事務上，依靠着帝國主義與反民主力量，且爲歐洲若干國家著名的社會黨領袖積極支持。

蘇聯政策所根據的原則恰恰相反，那就是尊重大小國家主權與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美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 實例之三：德國問題

就拿德國問題爲例來說吧。

假如美國和英國在戰後時期也能遵守例如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民主原則的話，那末蘇美英三國的合作，現在也會得到良好的結果，因爲那些原則曾經使大同盟國對希特勒德國的作戰和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殘餘成爲可能，並獲得成就。但是美英背棄了這些民主原則，而且違反了共同的決定。這一點可以說到的，有下述各方面問題：如德國的民主底重建與非軍國主義化問題，及對於戰敗德國的佔領之國家的賠償支付問題。由於美英戰後政策的結果，德境美英佔領區已合併爲聯合管理的地區：根據所謂「聯合佔領區」，這樣美英就可以在那裏而且單獨地不受四大佔領國都有代表參加的管制委員會的約束，而奉行美英的政策。實際上，我們在德國的代表現在祇處理蘇聯佔領區的問題，這也引起了祇能使德國人民不安的情勢，因爲由於美英政策的結果，就有了一個「聯合佔領區」，還有其他佔領區，但是卻沒有了德國，沒有了一個完整的德意志國家。蘇聯認爲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德國問題的決定，規定恢復德國爲一完整的民主國家一點，必須付諸實現。蘇聯方面充分認識到「聯合佔領區」並不是德國，德國人民有權要求一個他們自己的國家，自然這一國家必須是民主的，而且決不能造成對其他愛好和平國家之新的侵略的威脅。今天有了一個美英的計劃，他們擬給德境美英佔領區人民幾根骨頭，買住他們，這計劃依靠過去的德國資本家（他們在不久以前還曾支持希特勒），並且藉助於「聯合佔領區」及其魯爾工業區，用以威脅那些對美英統治歐洲計劃並不表現奴性底服從的國家。但是這些對德國的冒險計劃，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而且很自然的，一定要被全歐洲民主人民所拒絕。這個德國的例子，說明了目前美英的原則，與蘇聯的原則相去得多麼遠。美英的原則，是徹頭徹尾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而蘇聯則堅守民主的原則。

蘇聯及世界民主人民團結起來，努力制止帝國主義底新的戰爭冒險。

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堅持在民主方針上的和平與國際合作的立場，在目前情況下，這要求歐洲及歐洲以外的一切反帝國主義及民主陣營的力量團結起來，以便建立一個不可摧毀的堡壘，阻止日益囂張的帝國主義，阻止他的新侵略政策。如果民主力量團結起來，並且大膽地向帝國主義及其新戰爭的冒險的計劃作鬥爭，它就能把全世界的人民團結成爲一支強大的軍隊。這當然不可能爲帝國主義所歡喜，因爲帝國主義剝奪各族人民的民主權利並踐踏各國主權的計劃，是以冒昧和瘋狂的冒險爲根據的。在帝國主義陣營中，其不安與驚慌正日益增長，因爲每個人都看到帝國主義腳下的基礎已經動搖了，而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卻逐日在增強。帝國主義政策能夠給全世界各國帶來什麼呢？只是更大的壓迫，爲大家痛恨的法西斯主義底復活，以及帝國主義底新的冒險而已。對於這一點，全世界人民必須睜眼看清，一切民主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必須團結起來，粉碎帝國主義方面任何一個經濟上奴役各國的計劃和任何一個新的冒險。蘇聯的歷史經驗，證實了偉大列寧的話：「在人民中，大多數工人與農民已認識感覺並且看到，他們所保護的這種政權，即是勞動階級底政權，和所保衛的事業底勝利，就保證他們與他們底子女能享受人類勞動所創造一切福利，這樣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今天的任務，是團結一切反帝國主義份子與人民民主力量，以生死攸關的共同利益，凝結成爲一個強大的陣營，以反對帝國主義與反民主陣營及其奴役各國與沉溺於新的冒險的政策。同時，清醒地看一看，就會看到現在沉溺於帝國主義的新冒險，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的命運作爲危險的賭注。某些部長們和參議員們也許沒有認識到這點，但是如果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團結它的力量，並能利用一切機會的話，那末他們就會迫使帝國主義者稍稍理性些和稍知約束。可以斷言，資本主義本身是並不願意迅速沒落的。

蘇聯人民已具有新的精神結構，這是社會主義建設最大成就。

際茲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第三十一年之際，我們滿意地回顧我們所經歷過的道路，瞻望前途，充滿着信心。蘇聯的成就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已深深地滲入我們的整個生活中。在蘇維埃時代，新的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正開始像鷹一樣展翅欲飛。

必須承認，我們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作爲蘇維埃愛國志士的我國人民，共新的精神結構與智識的增長，這一點，對於全蘇聯各族人民，城市與鄉村的居民，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們，以及從事智力勞動的人們，實在無不如此，這確實是十月革命的最高成就，劃時代意義的成就。今天的蘇維埃人民已不同於三十年前了。今天蘇維埃人民的精神結構，首先就表現在對工作的自覺態度，把他們的工作當作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事情，當做對蘇維埃國家之神聖的職責。今天在每個工廠裏，都有着許多男女斯塔哈諾夫運動者，社會主義競賽已經遍及所有集體農場工人，集體農民，機關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藝術家和科學家，所有的人都參加了社會主義競賽。今天競賽的規模和內容，足以表明蘇維埃人民對待工作的態度，已經達到了共產主義的水平。全國性的這種競賽，已使它成爲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最有力的工具了。現在已經盛行了一種新的運動，這就是個別的工人都保證要提前完成他們的年產計劃以及整個的五年計劃，這是戰前所沒有見過的。這一運動，正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在頓巴斯以及全國各地飛躍地發展着，證明了男女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心理狀態。但這僅是我國內提高勞動生產力許多有效方法的一種而已。

今年穀物生產計劃已提前完成了，雖然穀物產區及播種的數量較戰前爲少，但國家仍將收到等於戰前最好年成時的穀物。這個成就，乃是由於在共和國與共和國之間，邊區與邊區之間，州與州之間，發展了那麼廣泛的社會主義競賽，特別是由於整個集體農場以及集體農場裏成千百萬男女都積極參加。戰爭初期，我們曾有過很困難的時候，一直到我們適應新的條件改造我們全部工作，才把困難克服。